

真先知持身之寶

老子：“我有三寶，持而保之：一曰慈，二曰儉，三曰不敢為天下先。慈，故能勇；儉，故能廣；不敢為天下先，故能成器長。”(老子，67章)乍看意思頗為隱晦，其實是簡單的共生道理：慈，是泛愛眾，有所愛的，才會勇敢為所愛的而奮鬥；儉，不是慳吝，而是能夠簡約有制，才會達到廣大；不敢為天下先，是有謙讓的藝術，甘作眾人之後，不攘利爭先，才會成器有為，成大是真正的偉大領袖。這是道家的基本精神。

儒家弟子描述孔子，竟然有甚為相似的地方。

子貢回答子禽的問題：孔子參訪各國，怎會得到他們以政治情況請教，可見其受人信託：“夫子溫，良，恭，儉，讓以得之。”(論語“學而”)這是子貢的觀察，不是孔子的自述，但不失其正確的“內幕消息”，所不同於老子的是，把“慈”改為“溫，良，恭”。“慈”自然與“仁愛”的意思相同；其部分表現為溫良恭，應該是對的。不過，其內涵的另一面則是勇，是為了愛而堅持原則。

孔子自己說：“唯仁者，能好人，能惡人。”(“里仁”)只有真正的仁人，才會有好與惡的分別，而能夠善善惡惡，絕不是那種唯唯諾諾沒有原則的人，也不是鹵莽的勇者，為顧全自己同黨的利益奮鬥，與痞氓沒有分別。所以孔子又說：“仁者必有勇；勇者不必有仁。”(“憲問”)

基督徒在十字架愛的旗徽下，必然有的屬靈“DNA”，是愛與勇。

有不少人基於錯誤的成見，以為基督教是“奴才哲學”，把耶穌“柔和謙卑”(太一一:29)，負軛的形象，以為是退讓，屈服。那麼，主耶穌潔淨聖殿，怒目揮鞭又該如何解釋？祂斥責假冒為善的法利賽人和文士，所用不可能更嚴厲的語言，絕不可能是“溫良恭”的方式，而是至仁愛的大勇。

聖經說：“你們愛耶和華的，都當恨惡罪惡。”(詩九七:10)絕非提倡恨人主義，以恨人為快樂；正是因為愛人，知道罪惡對人造成極大的傷害，所以是以仁愛為根本的行動，愛有多深，就有多勇敢的忌邪行動。

西方國家，本屬基督教世界，現在實質上已經徹頭徹尾的異教化，世俗化；不過，有時還表露出其基督教“基因”和優良傳統。

威廉·林塞(William Lindesay)，英國人，自幼有興趣於長城。1987年，訪中國，沿城址行 2,470 公里；途中所見情形，長城有約三分之一傾圮漫漶，三分之一亟待保存。他並沒有詆斥為“東亞病夫”，或“劣等民族”的話，而想到的是自己作些事：首先發起朋友一同肯彎下腰，動手作中國人不願作的事，撿拾旅遊者隨手丟棄的垃圾；並於 1002 年，在香港正式註冊了非牟利機構“長城之友協會”，以修護此偉大的人類文化古蹟。這是慈，儉，讓的表現，由遠方的夷狄之人，施於歷來鄙夷，排斥，防備敵禦他們的中國，作為接受一方的人，我們該作何感想！

儒道交織的中國文化，究竟有多少是慈，儉，讓的實境？頗值得思考。

體認到墮落的人性本惡，習於逸出正常範圍，不能合於慈儉讓的標準，必須以法約制或救濟。不過，仍然有許多未知的條件，佛教適時提供因果業緣的解釋以為補充，似乎是摸稜的道德相對論。也許，這為如何發生的現實提出猜測，但不是應該怎樣作的堅實行為基礎。這樣，我們得如何活下去？簡單的方法，是看世界為虛幻，作為逸出責任的途徑。耶穌當代的法利賽人和文士，教導人以“各耳板”代替孝敬父母；還有許多類似的荒謬事，非止一端。奇怪的是，那些明顯違背聖經的教訓，為甚麼除了耶穌之外，竟沒有反對聲音？今天的情形，會有不同嗎？

神的言語稀少(撒三:1)，是因沒有可以為神說話的人，自然也是神沒有可說話的人。也許是象徵意味，我們看得出來，當世的人都與耶穌“話不投機”，只有起用摩西和以利亞(路九:28-36)。

“摩西為人謙和，勝過世上的眾人”(民一二:3)，他的勇敢不畏人的面孔，堅持原則，和無比的愛眾人，也是特出的。以利亞也是如此：溫和滿有愛心的關懷孤兒寡婦，也無畏的面對邪惡，絕不妥協。這是真正愛主的人。這是真正主所重用的僕人。

我們的世代，需要的正是這樣的人。工商業化的文化，不缺乏大喊大叫的推銷員，不缺乏表演愛心的人，不缺乏能言善辯，分毫析芒的伶俐人，惟獨需要說真話的真先知！在所謂基督教國家，為甚麼屢次出現謊言欺世，殺人百萬的政客，而沒有人敢於敵擋？為甚麼耗費億萬，窮兵黷武，而無視於千萬人貧苦無依，而沒有誰為他們說話？惟獨需要說真話的真先知！摩西，以利亞那樣的真先知！

願主憐憫這世代，興起這樣的人。你願意作這樣的人嗎？

作者：于中旻
©2025 James C. M. Yu

聖經網
aboutbible.net